

形象丰满，色调丰富。而作者这样笔墨丰润，又正是跟高夫人、李闯王会师时的心情相契合的。这里，用墨之多，就有必然的逻辑、足够的基础。否则，不如此，则写不出、写不足此情、此景、此意。这样，用墨的多寡和形象的厚薄是紧密相关的，是彼此协调的。

《李自成》景物描绘的笔墨，不仅疏密得当，而且层次分明。李自成誓师的景物描写就是典型的范例。整个景物层次随着日以继夜的时间变更而逐渐变换——悲壮变为壮丽；又依据情节的发展而移步换形——粗豪而为雄奇。“风吹大火，呼呼燃烧。在无边浓墨的荒山森林中，这一堆野火红得特别鲜艳。”深山野火，意境深邃，别有一番雄壮的诗情画意。这是景物的初步描绘。“山头上滚过一阵雷声，远处扯着闪电”，由远写来，犹如乐声初起的几点锣鼓。“乌龙驹兴奋地踏着蹄子，扬起尾巴，似乎想昂头嘶鸣”，马鸣将起而未起，作者却故施抑笔，让“闯王轻轻地将缰绳一扯，使它安静”，目的是造成艺术的蓄势。“突然，从山下边传过一只猛虎的吼叫”，一声虎啸冲决艺术的闸门。自此，作者才放笔大书，纵横泼洒。“乌龙驹侧耳倾听，分明受到了强烈刺激，当猛虎的吼声一停，它便高高地抬起头来，发出一阵萧萧长鸣，逗引得附近三匹战马

都应和着叫唤起来”，虎啸引起马嘶，妥帖自然；一马领嘶，众马应和，是声的扩张，犹如一石击水，荡起水波千道。雷鸣、虎啸、马嘶，相继出现，奏出第一支交响曲。有了这样足够的铺垫，作者就百管齐奏，全力推向乐曲的高潮。“山头上又滚过一阵雷声。雷声未停，从远处又传来一阵猛虎的深沉、威严、震撼人心的叫声”，而“虎声未停，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群山上松涛汹涌澎湃，无边无涯，好象是几万匹战马一次又一次激动地萧萧长鸣。”请注意“未停”二字的两次显现，作者着意写出声的连锁反应，此起彼伏，声的交融混合，莫之能辨。虎借雷鸣，马凭虎威，又有松涛的骤然掠过，真有“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气派。

深夜誓师，壮景铺陈，至此已是兴会淋漓。于是，义军挺进，迎来黎明，作品辟出奇境，跟夜境鲜明对照。如果说夜景属于悲壮，晨景就恰成壮丽。为了描绘壮美奇丽的晨景，作者调换墨色，选取足能显示壮美意境的景物，野雉展翅之状，百鸟鸣啾之声，野花怒放之香，汇成一股清新气息，展现出形象飞动的壮景。

姚雪垠同志既是一个小说家，又是一位诗人，他的景物描写，往往是用诗的语言作画。读后除能给予我们以认识作用外，还给我们以美感享受。

雨果谈独创

模仿精神被别人誉为各流派的福泽，而在他（他，系雨果自指——辑录者注）看来，总是艺术的灾祸，而且，他谴责所谓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决不比谴责所谓古典主义作家的为轻。谁去模仿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就必然成为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是在模仿。那怕你是拉辛的回响或者是莎士比亚的返照，你总不过是声回响，是个返照。即使你很成功地模仿了一个有天才的人，你也缺乏他的独创精神，那就是他的天才。我们来赞美大师们吧，但不要模仿他们。还是让我们别出心裁吧，如果成功了，当然很好，如果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呢？

（南人辑）

